

祝贺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诗词选登

忆江南

侯蔚彬

一
金丝路，丝路沐春风。昔日陌阡程万里，今朝古道志飞鸿。携手议双赢。

二
金丝路，丝路舞东风。南北航行云盛誉，东西专列话恢宏。展翅向苍穹。

蝶恋花

胡卫星

丝路如丝穿陆海，南北还携，多少殷殷爱。犹染情思情若霭，一时各国恣崇拜。点缀人间虹霓彩，三宝曾言，梦挽新一代。且看芳颜描粉黛，聆听明日同欢凯。

汉宫春

卫风硕人

塔影湖光，聚远方鸣雁，万国衣冠。高峰论坛开幕，举座欢颜。消除壁垒，促“五通”，利益关联。合奏曲，此呼彼应，平铺大路朝天。

犹记汉唐盛事，拓丝绸远旅，茶马盐船。玄奘西域礼佛，步履维艰。时逢新纪，谋复兴，旧梦重圆。抬望眼，金桥虹架，势将造福人间。

注：五通：政策沟通，设施联通，贸易畅通，资金融通，民心相通。

诉衷情

马美娥

丝绸之路起神州，良策惠全球。雁栖湖畔峰会，引世界齐讴。

倡“五通”，重交流，利千秋。广开门户，四海宾朋、壮志同酬！

浣溪沙

周建勋

喜鹊声声雁雁鸣，燕山脚下又东风，高峰论坛动京城。

携手欣延欧亚路，并肩续拓邦和功，双赢互利万国兴！

清平乐

喻文锐

荷风送爽，峰会群情盛。丝路精神常昭荡，互利共赢共享。

和平合作繁荣，包容开放齐鸣。构建文明之路，前程无比光明。

(作者均为郑州诗词学会会员)

第一章

猫儿眼，点三点

不肿屁股就肿脸

——乡间歌谣

1

当一树闪烁跃动的火苗鲜艳燃烧的时候，那就是桃花开了。

当漫天翩翩款款的银蝶赶庙会一样挤满田野、挤满村庄、挤满一棵棵艳丽绽放的桃树的时候，奶奶说，那是一场桃花雪了。

“二月的棉裤你别拆，三月里还下桃花雪。”大强第一次认识桃花雪是在三岁，那时候他正发高烧，第一次打了点滴。当他和桃花雪再次相遇的时候，已经十一，他离家出走，正在省城火车站一角寻找可供夜晚的栖身之处。

桃花惊现，火一样燃烧。银蝶惊现，梦一般飞舞。

大强站着，看无数片银蝶千般珍惜、万般怜爱地吻向桃花，大强的泪水倏然而下。

“大强！大强！”武僧喊叫着跑过来。到了大强身边，猛然停住。“大强！你为啥……”武僧站在对面，看着大强脸上的伤痕，那是一道指甲的划痕，淌下的泪水被

凝固的血痂阻挡，在大强的上层处不情愿地拐个弯去。

“大强，你看！”武僧往外一指。雪真的太大了，雨雨霏霏的挤满了广场，像一个挟裹了整个世界的霸道的梦境。大强想起了奶奶，想起了院子里那棵高大的桃树，想起花开季节的奶奶常常站在树下听蜜蜂的忙碌。奶奶说，春天里蜜蜂越忙，夏天里桃子越多。

霸道的雪赶走了所有的人。广场上除了雪一般的寂静，就是寂静一般的雪。“你看！”大强终于明白了武僧的意思：广场中央，站立着一个雪人。

大强有些奇怪，刚下了这么一会儿，谁就堆了个雪人？

雪人太像了，圆圆的小脸儿，翘翘的鼻子，红红的嘴唇，两道眉毛左边一弯，右边一弯，全弯得恰到好处。没有卡通女孩儿瘦削，但比卡通女孩儿健康。他走上前，伸手要摸女孩儿的脸，猛看见两道蓝气儿从女孩儿的鼻孔喷出，“活了！”大强猛往后一跳。武僧咯咯地笑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雪人的眼睛睁开，她喊了一声：“妈——”两股泪水蜿蜒而下。

“咋回事？咋回事武僧？”

武僧说：“还没下雪的时候这个女孩儿就在这儿站着，当时有很多人问她为这么一个人在这儿，她说她妈妈去买东西了，可是她妈妈再没有回来。可是她还在这儿等。可是她等等等不来，可是她还……”反正“可是”不要钱，武僧一说话就使劲地“可是”。

“可是——”大强也受了传染，“我问问她！”

大强走上前，女孩儿并不看他。

武僧跟在旁边，毫不客气地说：“她是个瞎子。”

“啥？”

“她真是瞎子。不信，你看看！”武僧指着女孩儿的眼睛。

大强很轻地走上前，女孩儿还是感觉到了，警惕地缩了缩身子。

女孩儿穿了件米黄色羽绒袄，左边一个胸兜彰显着衣服的性别。方方的羽绒帽扣住了女孩儿的额头。下边的蓝棉裤已经破损，右裤口露出了发黄的棉絮。半旧的黑棉鞋沾有黄泥，一看就知道她是个乡下妮儿，或者是从乡下过来的，胖胖的独眼绒布熊放松地睡在女孩儿的臂弯，满身的

连载



白雪也不能将它唤醒。大强围着女孩儿看了一圈儿。

“刚才就有人要领她走，可是她不走。可是雪就下来了……”

大强又围着女孩儿转了一圈儿，这一转他发现，女孩儿的胸兜里有一张纸条，硬硬的纸头顶出了兜儿口。大强伸出右手，轻轻一掀，纸条出来了。

给妈妈的一封信

楼下听着我的哭声忍住不来看我的。

比起我让你受的苦，我有什么资格说我很委屈。

我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跟你吵架，记得大半夜的你气冲冲地走出房间，我一个人在漆黑的环境里忍住不去找你，但是却忍不住住我的眼泪。最后还是你，还是你先来道歉，你先来抱住我说：“对不起，妈妈错了。”我记得我流着眼泪在你的怀里哽咽：“妈妈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这样了。”

可是我说话不算话，总是让你生气委屈。

即使我在小学，即使我在初中，即使是现在，我都觉得我亏欠你太多。我没有一刻不让你担惊受怕，没有一刻让你放心。即使我现在已经快要16岁了，我还是这么不懂事。可能人真的是这样吧，当我发现你不能时时刻刻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有多么胆小。

记得上学期一个早晨，跟我聊天的你突然不说话了，短短的3分钟让我恨不得直接瞬移到你身边。即使你告诉我你只是去拿了点东西。

我开始责备之前那个觉得你所有的付出都理所应当的我。

我凭什么呢？凭什么从不想回报地从我那里索取呢？

我来到这边已经快要一年了，短短的一年，我觉得自己长大了不少。我开始会为你牵挂，我开始考虑你的感受。我开始天天跟你说，我爱你。我开始发现我迷恋你拉着我的手逛街，我开始珍惜和你在一起的一分一秒。

即使我现在还是不懂事，但是，我长大了。

我总是对自己给你小小的回报念念不忘，却对你无私的付出视而不见。我开始以我的方式，给你我最好的、最大的幸福。我记得，这是我头一次开始真正地，认真地努力学习。

我不知道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流了多少次眼泪，但我知道我想说的话永远也说不完。

但是我还是想对你说：妈妈，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对你物质上的付出分担一点点，我们打个欠条，成年后的日子里连本带息加倍地偿还你。

我会努力付出跟你同等的精神上的给予，即使我不敢说每天让你过母亲节这样的大话。即使我什么都给不了你，可能我表态晚了一些，但是，妈妈，我想告诉你，我把我自己送给你。可能我有很多缺点，可能我不够完美，但是我会努力让你的每一天都开心，不再让你经常流泪。

可能你会觉得这个礼物不够有诚意，或者不满意，但是你也别退货。因为我会永远黏着你。我会像你上辈子和这辈子的我一样，做你的最后一个初恋情人。

妈妈，我爱你。

妈妈，我永远爱你。

妈妈，我的前世今生，都有你，我的下个轮回，会修炼成更好的自己，陪在你身边。

妈妈，我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，你的女儿。

妈妈的最后一个初恋：Amy
2017年5月14日 星期一

不让母亲心疼

刘庆邦

父亲去世那年我9岁，正读小学三年级。有一天，母亲对我说：以后在外边别跟人家闹气，人家要是欺负了你，你爹不在了，我一个妇女家，可没法儿替你出气。要是母亲随口那么一说，我或许听了就过去了，并不放在心上。那天母亲特意对我叮嘱这番话时，口气是悲伤的，眼里还闪着泪光。这样就让人觉得事情有些严肃，我一听就记住了。

从那时起，带刺的树枝我不摸，有毒的蚂蜂我不惹。热闹场合，人家上前我靠后。见人打架，我更是躲得远远的。以前放学后，我喜欢和同学们到铺满麦苗的地里去摔跤，常摔得昏天黑地，扣子掉了，裤子也撕坏了。听了母亲的话，我不再去摔跤，放了学就往家里跑。有时同学拉我去摔跤，我很想去，但我忍住了。

我这样小心，还是被人打了。打我的人是我的同班同学，一个远门的叔叔。那年我已经上小学五年级，每天早上和中午要往返好几里路到镇上的小学去上学。那个同学在上学的路上打了我。我至今都记不起我打他的理由是什么，我没招他没惹他，他凭什么要打我呢？后来我想到，他比我大两三岁，辈分又比我长，学习成绩却比我差得多。我是班里少先队的中队长，他在班里什么干部都不是。他心里不平衡，就把气撒到了我身上。我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，我打不过他，就骂他。我越是骂他，他打我打得越厉害。他把我按倒在地，用鞋底抽我的背，以致把我的后背抽得火辣辣的疼。

我在第一时间想到母亲对我的叮嘱，这事若是让母亲知道了，不知母亲有多心疼呢！我打定主意，要把挨打的事隐瞒下来。到了学校，我做得像没受任何委屈一样，老师进课堂上课时，我照样喊着口令，让同学们起立和坐下，照常听课和写作业，没把无端挨打的事报告给老师。晚上回到家，我觉得后背比刚挨过打时还要疼。我看不见自己的后背，估计后背是紫红的，说不定有的地方还浸了血。我从小长到十几岁，母亲从来没舍得打过我一下。母亲要是看见我被别人打成这样，除了心疼，还有可能拉上我去找人家说理，那样的话，事情就闹大了。算了，所有的疼痛还是我一个人受吧。为了不让母亲看到我的后背，晚上睡觉时，直到吹灭了油灯，我才敢把汗褂子脱下

来。第二天早上，天还不亮，我就把汗褂子穿上了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几十年过去了，直到母亲去世，我始终没把那次挨打的事对母亲说出来。

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，我却没能瞒过母亲。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一个外村的同学，拿起一块羊头大的砂礓，一下子砸在我头上。我意识到被砸，刚要追过去和他算账，那小子已经像兔子一样跑远了。我觉得头顶有些热，取下帽子一摸，手上沾了血。坏了，我的头被砸破了，帽子没破，头破了。我赶紧蹲下身子，抓了一把干黄土，捂在伤口上。砸我的同学跟我不是一个班，我在五年级二班，他在五年级一班，他跟我的堂哥是一个班。他砸我的原因我知道，因为我堂哥揍过他，他打听到我是堂哥的堂弟，就把对堂哥的报复转嫁到我头上。可是，我受伤流血的事万不敢让母亲知道。还是那句话，我宁可让自己头疼，也不能让母亲心疼。我把伤口捂了好一会儿，直到不再流血，我才戴上帽子回家。

有一天下雨，母亲对我说：来，我看看你头上生虱子没有？母亲让我坐在她跟前，她用双手在我浓密的头发里扒拉。说来还是怨我，好几年过去，我把头皮上受过伤的事儿忘记了。母亲刚把头发扒拉两下，还没找到虱子，却把我头顶的伤疤发现了，母亲甚是吃惊，问：这孩子，你头上啥时候落了个疤痢？我心里也是一惊，才把受过伤的事想起来。但我说：我也不知道。我想把受过伤的事遮掩过去。母亲认为不可能，人不说话疤说话，自己受了伤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！母亲让我说实话，什么时候受的伤？怎么受的伤？见实在瞒不过，我只好把受伤的过程对母亲讲了。母亲心疼得嘴喷喷着，问我：你跟老师说了吗？我说没有。母亲又问：你跟那个砸你的同学讲理了吗？我说没有，他一见我就躲。母亲说：躲也不行，一定得问问他，为啥平白无故地砸你！我说：只砸破了一点皮儿，很快就好了。母亲说：万一发了炎，头肿起来，可怎么得了！你当时为啥不跟我说一声呢？我跟母亲讲理：你不是说不要让我跟人家闹气嘛！母亲说：说是那样说，你在外边受了气，回来还是应该跟娘说一声，你这个傻孩子啊！母亲把我的头抱住了。

母亲的手

王剑

我的母亲，是天下最好的母亲。

母亲有一双关节粗大的手。与这双手相伴的是锄头、铁锨、镰刀、扁担、井绳、筐箕、水桶、筛子、笤帚、锅碗、擀杖、面盆、针线、柴火。这些农具成就了她的双手，也摧残了她的双手。

母亲的手活跃在一年四季的风雨中。在田里，她会薅起一把杂草，捏死一条害虫，扶直几棵秧苗；在路边，她用镰刀割下一把嫩草，将几枝树叶，或者拾取一捆柴火；回到家里，她担水，洒扫庭院，喂猪，喂鸡。她烧火，擀面条，炖野菜，烙饼，醃制成菜，烧红薯稀饭。晚上，家人都睡了，她点着油灯纺花，织布，缝补衣服，纳鞋底。在我们老家，一个男人只是管地里的重活，而一个女人除了在田地里忙碌外，还要操持一家人的吃喝和穿戴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连轴转。因此，一个女人的工作量往往是一个男人的两到三倍！

母亲有两个劳作的镜头令我至今难忘：一个是推磨。在我们豫西老家，磨粮食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劳动。那时拉磨不是用牛或驴，而是完全要靠人力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石磨是一只无法摆脱的白虎，大把吞噬着母亲有限的体力。母亲一边要推磨，一边还得筛面。石磨发出隆隆的低吼，在箩筛里穿梭游动，面粉飞上了母亲的头发、眉毛和鼻子，偌大的磨房记录着母亲半天甚至一天的单调和疲劳。

另一个是做鞋。我们小时候穿的布鞋是母亲手工做成的千层底，一双看似普通的单鞋或棉鞋却要费尽母亲的心血。制作这样的鞋要经历描鞋样、制鞋帮、选鞋面、纳鞋底、上鞋帮几道工序，每一道工序都很复杂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母亲经常熬夜纳鞋底。在忙碌了一天，打发我们睡下后，母亲坐在床边，就着昏黄的油灯开始纳鞋底。母亲的手上下舞动，针线发出哒哒哒哒的声音，摇篮曲一样催我们进入梦乡。有时候，针锥不利了，她就将针在头皮上蹭一蹭。有时候，针刺了手，她就把手指头放在嘴里吮一吮。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”这一针针，一线线，细细密密，写下的是一个母亲温馨厚实的爱啊！

繁重的劳动，使母亲落下一个毛病：膝盖疼，腿疼。多年之后，母亲被病痛折磨得整宿睡不着觉。她伸开腿，两个膝盖酸痛酸痛；想躺一下，腿又硬得不会打弯。母亲叹了一口气，又叹了一口气，那长长的叹息声在山区的黑夜里痛苦地飘荡。

晚上睡不好，第二天母亲仍会挣扎了起来去干活。母亲这一生嘴笨，不会花言巧语，不会投机取巧，除了近乎本能的坚忍，她无可依靠。

母亲这种坚忍的性格，深深地影响了我。

了他。他被人拉上了汽车，又被拉他上车的人赶下来。他不气馁。他想找活挣钱，挣够钱了再去找爸爸。

可是，那么大的一个城市竟没有一家愿意要他。兜里的钱舍不得花，他就开始讨饭。他遇见几个要饭孩子，他们要他和他们一起去偷建筑垃圾上的钢筋，他不愿意，他们就追着打他。他跑了三条街，就遇见了武僧。武僧也是逃学出来的，他在学校被人欺负了，要去少林寺学武艺。他说他本来叫武生，现在改成武僧了。他要当一名武功盖世的英雄，路见不平一声吼，专门收拾那些欺负人的家伙。认识一小时，两人就成了朋友。认识仁小时，一场满脸开花的战斗，让他们变成了生死之交——

虽然已是农历三月，夜晚的寒冷还是让人害怕。大强和武僧发现了一个窰井盖，一股一股的热气从窰井盖的洞隙里冒出。两人太高兴了，他们把找来的硬纸板铺在窰井盖上，挖几个窟窿儿放热气出来，又找了几张长纸板立在四周，嘴，俨然一间小房子了！”可是，应该再找个屋顶！”武僧打了个哈欠。

“明天吧！”大强跟着也打了一个。两个孩子你抱住我的脚，我抱住你的腿，蜷缩在幸福的小屋子。

“起来！”大强和武僧的屁股上都挨了一脚。

大强正做梦，林云老师一脸嘲讽地看着他。全班同学幸灾乐祸地看着他。“为啥打我？”大强猛一声把自己喊醒了，紧跟着屁股上又是一脚。他们还没有醒过神来，就被人彻底打倒在地。

“滚！”三个坏蛋笑着。两个孩子落荒而逃，离开了他们的窰井之家。路灯冷冷地照着。寒风放肆地刮着。夜晚的街道一下子宽广了许多。匆匆的行人影子似的掠过身边，阴阴的目光不怀好意。两个孩子沿街走着，忽然就泪流满面。他们不知道要到哪儿去。他们不知道这样走着要干什么。天亮时，两人不知咋的又转回到他们的窰井之家。只是，三个坏蛋不见了，硬纸屋也不见了，只剩下一股一股冒着的热气。如果不是脸上的伤痛作证，他们真是以为做了个噩梦。